

老照片

珍藏版

叁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

老照片

11

话说“联合国军”战俘营 王奈庆 李兢喆
1966年：一座教堂的遭遇 王端阳

梅氏五兄弟 梅寒

费孝通的母亲杨

北伐时上海租界

我们轮流当了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轮到我训话

摄于 1945 年

1945年9月，中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月，中国军队接收日军的武器物资，这张照片是第三方面军高级参谋曹大中赴芜湖视察日军集中地，向日军说明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。

曹大中通晓日语，无须翻译，其实他的神态已把要说的话表露无遗。你看他昂首挺胸，志得意满，少不了先把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数落一顿，再宣示中国人的宽大。想当年中国弱、日本强，日本军阀提到中国时多嗤之以鼻，日本军人对中国人也趾高气昂，现在日本战败了，终于轮到中国人扬眉吐气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照片左边的日军指挥官，他仍然坐着，而且还佩着武士刀，日军队伍第一排的军官也佩着刀。国民政府仍然把投降的日本军人当成军人，而不是战俘，仍然同意日军保持军队的编制、阵容与荣誉的象征。此项决定的背景在于战争结束后，国民党急于和共产党争夺日军的武器装备，蒋介石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迅速达成协议，国民政府将尽速遣送日军回国，不称日军战俘，而是“徒手官兵”，日军则只向国民党投降。国民党许多高级军官，包括蒋介石本人都从日本军校毕业，十分了解日本人的性格，他们透过维持日本军人的荣誉感以图其回报。无论如何，曹大中对日军训话一幕即使数十年后，仍让中国人会心一笑。（宗懋）

目 录

王奈庆	李兢喆 话说“联合国军”战俘营·····	1
金 土	句吴神冶·····	15
王端阳	1966年：一座教堂的遭遇·····	21
梅祖成	梅氏五兄弟·····	26
张冠生	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·····	35
白永达	“金女大”昔影·····	43
乔 健	冷门里的大学生活·····	47
钱宗灏	北伐时上海租界里的一场虚惊·····	56
韩行方	日俄战争的遗迹·····	66
华孟阳	北平厂甸庙会·····	74
许永升	四合院·····	80
姜 波	外国传教士与烟台大花生·····	82
石 匠	观前老丹凤·····	84
王敬明	父亲当年·····	89
孙念久	痛说家史·····	96
刘宗利	铁蹄下的华工·····	105
穆 肖	战争与我姐弟三人的命运·····	110
东方湘子	忆童年·····	116
周慰豪	此情可待成追忆·····	119
江晓天	瞬间留下的纪念·····	124
英 子	爸爸妈妈的相簿·····	127
萨本宜	那时正年轻·····	135
王 兵	我们轮流当了回“烈士”·····	138
黄恽秋	爸爸的青春时代·····	141
徐宗懋	琼瑶编织爱情美梦·····	147

老照片

罗以民	林语堂要炮轰西湖·····	155
沛力	老照片？新照片？·····	156

冯克力	致读者·····	158
-----	----------	-----

封二 轮到我训话（宗懋） 插页 1912年的济南大明湖（治平） 封三 私刑（秦风）

英国的华工墓（史洪国 42）女校师生的合影（梅子 73）随郑振铎先生游长城（闵震东 88）1936年的一次翻车事故（安铁坚 109）也谈《30年代的学运照片》（李铁虎 126）一张照片与背面的题字（高建中 137）

《老照片》丛书

总编辑

汪稼明

副总编辑

刘传喜

执行主编

冯克力

特约编辑

张杰

姜波

美术编辑

蔡立国

技术编辑

张涛

法律顾问

张红霞

征 稿

《老照片》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，每年出版四辑。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，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

对稿件的要求：所提供的照片须是20年以前拍摄的（翻拍件也可），且有一定的清晰度，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、某个人物、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。文章围绕照片撰写，体裁不拘，字迹工整，传记、散文、随笔、考据、说明均可。

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，无论刊用与否，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。稿件一经刊用，即致稿酬。

来稿请寄：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《老照片》编辑部 邮 编：250001

电 话：(0531) 2060055 转 5407 2052472（发行部）

邮购办法：请汇书款（每本书加付1元邮资）至上述地址，并注明所购书目。

·旧事重温·

话说“联合国军”战俘营

王奈庆 李兢喆

朝鲜战争，从1950年6月25日爆发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，历时三年。其间，被俘的“联合国军”战俘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理。战俘营建在中朝边境朝鲜一侧的碧潼。

王奈庆当年是这个战俘营的宣传教育科科长。他是一个有心人，保存了当时拍摄的一批战俘生活照片和大量的文字资料。46年后，他把这些照片整理出来。作为亲历者，他所反映的这段历史，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。

李兢喆是一位战后出生的女作家，与王奈庆是经历不同的两代人，面对这些照片，她投注更多的，是今天的眼光与思考……

——编者

李兢喆：（以下简称“李”）您是经历过抗美援朝的人，在战争期间还担任过管训美军战俘的工作，您能谈一谈这些照片所反映的实情和照片的来源吗？

王奈庆：（以下简称“王”）这里发表的照片是美军战俘在碧潼“联合国军”战俘营生活的真实记录。我当时是志愿军战俘管训营宣传教育科科长，有一些照片是我拍的，大多数是美军随军记者富兰克·诺尔拍的。被俘后他说他是美联社记者，要我们放他回去，我们说你是穿军装的，是在战场上被俘的，先留下来为战俘做点事吧。他在战俘营可以自由行动、拍照，后来还因此发了财。另有一些照片是英国《工人日报》记者阿兰·维宁顿和法国《人道报》记者贝却狄所拍，还有一些是战俘管训营新闻科江宁生同志拍的。

李：在美国空军炸断鸭绿江大桥后，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后勤



被送往碧潼战俘营途中的“联合国军”战俘。

补给成了最大问题，朝鲜冬季气候严寒，最低气温降至摄氏零下30℃左右，前方将士忍饥挨饿，冻伤很多。可是从照片中看，战俘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，甚至西方人的饮食习惯也没有改变，比如他们还能吃上面包，喝上啤酒。

王：美军施行“空中绞杀战”的目的就是破坏志愿军的后勤供应。志愿军经常是一把炒面一口雪，连彭德怀将军吃的也不过是烤土豆。我方人员的被俘也多是因弹尽粮绝。但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千方百计，给吃不惯玉米面、高粱米的美军战俘提供大米、白面、白糖、牛羊肉，还有烟酒，他们比我们的将士吃得好。

对战俘的生活优待，引起我军基层官兵以及朝鲜当地群众的一些议论，他们认为这些侵略军犯下战争罪行，不虐待、不杀他们，给他们饭吃就很不错了，应把大米、白面、猪、牛羊肉送给



美军随军记者富兰克·诺尔在
战俘营里拍摄了大量照片。

前线打鬼子的将士。我们反复说明我军宽待战俘的政治意义，改善他们的生活是照顾到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和增加他们的营养，防止他们因营养缺乏而死亡，让全世界人民了解我军是执行日内瓦关于战俘待遇公约的，以扩大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，同时也是瓦解敌军的需要。

李：管训期间，您实际接触了美国军人，对他们的印象怎样？

王：碧潼战俘营 5000 余战俘中多数是美国兵。美国兵很散漫，别看块头大，体质却很差，美俘中的上尉医官艾森斯坦曾亲口跟我说：“美军官兵怕行军、怕打仗，很会享乐，美国士兵体质比你们志愿军官兵的体质差得远。”美国战俘奉行的是活命哲学，没有一点气节，没有同情心，给病号做的大米稀饭，不给病员吃，变卖成美元。我们对战俘个人财物只登记不没收。他们就在营地用美元、手表、钢笔、戒指等赌博，一支烟曾倒卖到 3 美元，有的人前后能倒腾到几千美元。

美俘常常衣服穿脏了，翻过来再穿另一面。相比之下英军俘虏还比较讲究军容风纪，每天刮胡子，按时洗换内衣。一小块肉、豆腐、丸子他们都要用小刀切成一样大小均分。发给每人一斤白糖，美俘一天就吃光了，而英俘却包成若干小包，然后自己慢慢享用。



战俘领到了新棉衣。



穿上新棉衣的战俘在住处前合影。



战俘们每月都有定量的白糖供应。

李：当俘虏，在我们看来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，有的人甚至宁死也不当俘虏，美国人对当俘虏这件事怎么看？

王：美军俘虏没有羞耻感，反而认为能活着当俘虏很幸运。他们虽然做了俘虏，但军饷还按月发到家人手中，甚至连军衔的晋升也不受影响，照旧按时升迁，因此他们根本不把被俘当回事儿。

李：在管理这些战俘时，双方有没有冲突？美俘有没有有组织的反抗活动？比如像志愿军被俘人员曾在美蒋特务鼻子底下秘密成立“共产主义团结会”，在“十一”国庆节和朝鲜“八一五”纪念日，不顾生命安危，在美军看管的营地升国旗，坚持对敌斗争。以鲜血、乃至生命为代价来表明对党对祖国的忠诚。

王：美军战俘放下武器就是放下武器了，没有什么反抗，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待遇。开始，由于美空军切断了供应线，他们和我们吃的一样。这些靠吃牛奶、奶酪、面包、肉类长



管理人员在为战俘理发。

大的美俘开始说怪话：“你们志愿军养不活我们就别抓我们。”后来，我们给他们成立了生活管理委员会，由战俘自己管理，实行民主选举。他们学做馒头，自己动手制作面包烘箱，以烤面包代替馒头，有时还烤面包圈、点心等。西式菜有猪排、牛排和烤鸡、烤鸭，还有罗宋汤，菜谱由伙食委员会制订，食品物资，除后方供给外，还发动战俘养猪种菜，搞生产、搞评比。生活搞上去了，美俘很感激，讲怪话的没有了，看到自己的空军来轰炸，也会冲着天上骂。

后来志愿军冲破了美国空军的封锁线，源源不断地将物资送来。春天到了，战俘们换上深蓝色的新制服、衬衣、帽子、袜子、解放鞋，还有毛巾、牙膏、牙刷、肥皂等日用品。冬季给他们发棉衣、棉帽、棉大衣和毛毯。战俘中有些是2米以上的巨人，衣服是按他们的身高特制的。可发给他们的鞋最大不过43码，身高脚大的战俘只好把鞋前头剪开穿，我们建议军工厂赶制



为改善战俘生活，战俘营办起了养猪场，引来战俘们围观，平添些许生趣。

45 码或 46 码的鞋发给脚大的战俘。

李：您在战俘营里担任教育科长，东西方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，意识形态的对立更是形同水火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是怎样开展工作的？

王：对战俘的教育确实有个摸索过程。起初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，讲到从猿到人的进化，大部分战俘摇头摆脑，坐立不安。原来，他们当中 80% 以上是基督教徒，这样讲在他们看来简直是骂他们的祖宗。他们信奉上帝造人，军队里都有随军牧师，牧师在战俘营每周还组织做礼拜。当讲到资本主义腐朽、资本家剥削工人时，他们认为没有资本家的工厂，工人就失业没有饭吃，认为这是攻击他们的国家，是对他们进行“赤化教育”。只有黑人、波多黎各人、墨西哥人还能部分接受。文明的基础不一样，社会背景不一样，看来这种办法不行。后来我们对战俘的教育主



为战俘举办圣诞宴会。



志愿军文工团为战俘演出《白毛女》。



野外聚会



自娱自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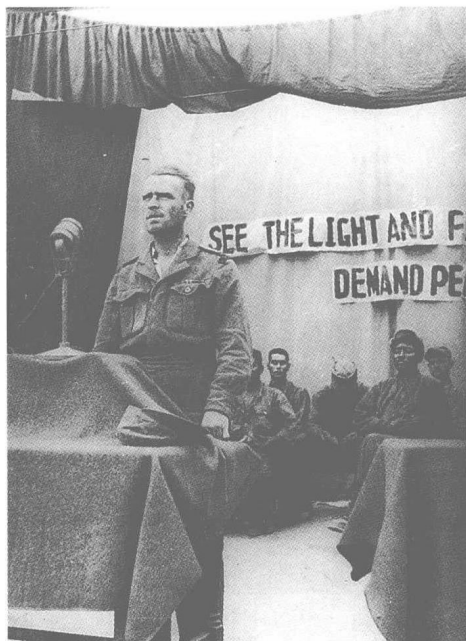
管理人员与战俘进行篮球比赛

要以“拥护和平，反对战争”为主题。

李：有几幅照片反映的是战俘集会反对战争的情形。画面上战俘们义愤填膺的样子，让人疑心有摆布之嫌。请原谅，

因为我看到的五六十年代为宣传某种理念而摆拍的照片实在太多了。

王：完全是真实的记录，一点摆布也没有，战俘们反对战争的态度是真诚的。被俘伊始，他们就不住地骂麦克阿瑟、骂杜鲁门坑了他们，说来朝鲜是执行警察行动，没料到是严酷的战争。如今当了俘虏，他们更是希望战争早一天结束，回家与亲人团聚。他们选举产



美军麦克比少校代表被俘军官在和平大会上发表反战演讲。



罗伯特·伍迪上尉的夫人在华盛顿看到了他丈夫在战俘营的照片，十分高兴。

生了和平委员会。在战俘营召开和平大会，举行拥护和平，反对战争的游行，呼吁杜鲁门总统和邱吉尔首相把军队撤回去，让他们早日与家人团聚。战俘们还纷纷向亲朋好友写信，动员他们参加反战活动。战俘家属的回信也大都反映了他们要求结束战争，让他们的儿子、丈夫早日回家的愿望，并说美国大选在即，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演说中表示，如当选就结束朝鲜战争。

李：文化娱乐是怎样开展的？

王：战俘管训处有我志愿军文工团。文工团表演传统红绸舞，还有腰鼓舞及苏联舞蹈，还演戏剧《白毛女》、《兄妹开荒》，每周放电影一次。

李：那他们能看懂吗？

王：有的能看懂，有的看不懂。可是，只要一看到有女的，比如苏联影片《幸福的生活》中有拥抱的镜头，他们就吹口哨、起哄、大喊大叫。开始我们的战士不理解，认为他们“流氓”。看《白毛女》他们也不懂，说杨白劳借债就应该还，还了债就没

有事了。说黄世仁应该去法院起诉，但不应抢人家的女儿。还说黄世仁的妈用头簪扎喜儿是侵犯人权，杨白劳也应去法院状告黄世仁和穆仁智。

李：看到照片里这些战俘吹拉弹唱，样样乐器都有，火线中这些乐器是从哪里搞来的？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国力薄弱，中国老百姓见都没见过这些乐器啊！

王：这是战俘管训营专门派人到沈阳和北京的乐器商店购买的，有风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、大贝司，长、短笛，大、小号，圆号等等，又冒着美军飞机轰炸运过来。美英战俘文化水平相对较高，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布尔·劳奥还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，在我文工团的指导下，排练演奏贝多芬、舒曼、莫扎特、舒伯特和约翰·施特劳斯等人的世界名曲。战俘最爱听的是《蓝色多瑙河》、《小夜曲》等。战俘戏剧小组经常编排小型戏剧在晚会上演出。

再就是开展体育活动。美俘爱打篮球、橄榄球、棒球和拳击，英俘爱踢足球，土耳其战俘喜爱摔跤。战俘各中队都建有篮球队，队与队之间比赛。战俘营王央公主任有时也上场打球。他虽年近不惑，体胖，但动作敏捷，投球上篮很准，他的参加引起战俘的惊喜。篮球比赛除下雨天外，几乎天天都有。美俘篮球队员主要是黑人，他们身材高大，技术精湛，有的在美国国内就是出色的篮球运动员。我志愿军球队与战俘队比赛，每次都要输二三十分钟，大家心里不服气，曾设想邀请“八一”篮球队到战俘营与战俘篮球队比赛，将他们打败。1952年6月，总政在碧潼战俘营召开全军敌军工作会议期间，我把这个想法向总政副主任肖华和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汇报，杜平笑了：“同战俘一起打球，重要的不是谁输谁赢，而是表明我军人道主义的宽俘政策，显示我们教育改造美国战俘的信心和力量。”

法国《人道报》资深记者贝却狄常到碧潼战俘营采访，他对